

# 近代中日同形词“学会”的语义演变<sup>①</sup>

朱棠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近代中日语言中诞生了大量表达西方近代新概念和新事物的词汇,其中术语词汇的出现是该时期的重要特点。文章利用中日词典、英华英辞典、英和英词典及报刊数据库分别对汉日语中的“学会”进行了词源考证、词义考察。考察结果显示,“学会”先在汉语中产生,但它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最早出现在日本明治初期的文献中,且日本率先在19世纪末完成了英和对译。“学术团体”之意在19世纪末自日本传播至中国,但并未得到普及。从民国时期开始,随着现代专业性学会组织的相继成立,现代意义的“学会”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学会;同形词;语义演变;译词;词汇交流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3-0168-09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各类学科研究的需要,各种学会林立。《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指出,学会<sup>①</sup>是“由研究某一学科的人组成的学术团体,如物理学会,生物学会等”<sup>②</sup>。日本《大辞林》中将其释义为“研究同一学问的学者为加强研究合作与交流,交换智识、信息等而成立的团体”<sup>③</sup>。从以上释义来看,这种团体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和交流性等特点。新、旧版《辞源》中均未收录该词。《汉语大词典》中虽有收录,但意义与《现汉》基本一致。1958年由高名凯、刘正琰编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没有收录该词。同年,《中国语文》上的《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中亦没有提及“学会”。除此之外,《日译学术名词沿革》(1935)、《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的鳞爪——日语外来词的收集和辨认问题商榷》(1977)中也没有收录“学会”。直到1984年《汉语外来词词典》的出版,高名凯等增补了“学会”属于日源词的内容。但是,之后的中日词汇类研究论著中,也仍然同样存在以上两种情况。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上,“学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存在呢?笔者试从中日“学会”的成词、词义发展、译词创制、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的角度,对它的历程加以梳理。

## 一 汉语中的“学会”研究

### (一) 汉语中“学会”成词与词义发展

《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是目前作为列举古代书证的重要词典,为我们查找古汉语的出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仍然存在一定疏漏。“学会”就是例证之一。

#### 1. 古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学会”并非上述两大词典所言,不存在于古汉语中。如元代胡炳文的《云峰集》中就有如下记载(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请开学会启

乡有庠,家有塾,时当师范之尊;鸟能弄,花能言,明日又春光之半。”

胡炳文是元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曾大力兴办教育,传承朱子之理学。他曾出资和他人一

① 收稿日期:2017-10-21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地方合作项目(20160843021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YY021);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5YBA162)

作者简介:朱棠(1978-),女,湖南沅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语言比较、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①本文只考察名词性“学会”,诸如“南学会”类的“~学+会”的形式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另,本文中汉语的“近代”范围参照沈国威教授的观点——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语言发生变化的阶段。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16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79页。

③松村明:《大辞林》,东京:三省堂,2006年版,第287页。

同创办了明经书院并担任山长<sup>①</sup>。该书院用于兴办义学,“输其岁入,以养弟子”。文例中的“庠”和“塾”均为古代的学校形式,因此可推测,此时的“学会”是当时士人学子们学习的地方。又如明代曹于汴《仰节堂集》中的“粉社之乡,旧游之处,学会并起,南北应求,诂不可愉快哉”。还有明代冯从吾《少墟集》中的“余自戊戌卧病闭关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学会,感而赋此”等<sup>②</sup>。

吕妙芳认为:“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友、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sup>③</sup>陈时龙在《论明代讲会的规模》中亦指出,以讲学为目的的集会,在明人的笔下或称“学会”,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出现是始于明代<sup>④</sup>。由此可见,“学会”一词不仅存在于古汉语中,而且学会的存在形式多样。古代学会不论形式如何,但其所涉及的内容无外乎“专讲古书、经史、道德、伦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等,偏重德育的培养<sup>⑤</sup>。这种意义的“学会”,本文暂且统一称之为“古代意义的‘学会’”。

## 2. 近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虽然上述两大书证词典中仅《汉语大词典》例举了“学会”的现代意义,但从如上证实的古代意义到现代意义,肯定存在承“古”启“今”的近代意义。“近代中国学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其内涵有别于传统中国的‘党’‘会’‘社’,又较现代高度专业性的‘学会’的概念广泛,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sup>⑥</sup>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让近代中国千疮百孔、满目苍夷,民族危机严重。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

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危机意识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意识,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民族认同感的激昂的救亡图存精神。这种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为戊戌年间学会林立现象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sup>⑦</sup>。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所以期间成立的学会大都是希冀通过学会开风气、拓智识,从而达到自强、救国、图存的目标。这种学会从本质上已经有别于上述古代意义的学会,本文暂且将其称之为“近代意义的‘学会’”<sup>⑧</sup>。

实际上,在戊戌学会林立之前,这种近代意义的“学会”已经出现了<sup>⑨</sup>。如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有“论学会”章节,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建立学会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西方学会的经验,提出了一套在中国设置学会的具体办法,其中不乏切实可行之处,为近代中国学会的建立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1896年的《时务报》中亦有如下内容:“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公司屡创而屡蹶,商会虽有而如无。至若学会工会,则尤未有见端”“泰西各种学问,皆有学会。盖以讲学之人多,故学会可遍设也”<sup>⑩</sup>等等。这种学会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之读书人(士绅)集结而成的、以讲学为主的一种团体性组织。这种讲学主要以综合性知识为主,以“开风气、启民智、群心智”为目的。与古代意义的“学会”相比,这种近代意义的“学会”已经融合了近代西方政治、科学等多种因素。

与此同时,《时务报》中也出现了以近代学科为基础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的“学会”。如

①唐·五代时,山中学舍称为书院,其主讲并总院务者曰山长。自南宋及元,官立书院,概置山长与学正、教谕,并为学官,由礼部及行省宣慰使选任。明时,山长由地方官聘请。清末书院改为学堂,山长之制始废。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37页。

②以上例文来自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最终确认日期:2018年2月1日。

③吕妙芬:《阳明学讲会》,《新史学》1998年第2期。

④陈时龙:《论明代讲会的规模》,载《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⑤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⑥王奇生:《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学会》1990年第6期。(后文出自该论文的引文,不再另注。)

⑦彭平一,曾杰:《论戊戌学会的现代社团特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⑧中日近代意义的学会组织所注重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如中国主要偏重综合性知识的讲学,日本则倾向某一方面。对此本文暂以“近代意义的‘学会’”命名,之后的“学术团体”意义则以“现代意义的‘学会’”命名。

⑨从19世纪初开始就有由传教士在中国创设的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学会组织,如益智会(1834)、马礼逊教育会(1836)、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57)、广学会(1887)等,以及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诸如强学会之类的“~学+会”的组织。但是,根据前面所定的“学会”一词的研究限定,这些均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⑩分别来自《时务报》1896年9月21日、10月21日和11月1日的内容。强学报·时务报编辑部:《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

“理财学会演说”“本馆主笔朝北奈君前往俄国,顷回国于经济学会,演说所见……”等<sup>①</sup>。其中的“理财学会”主要专注于财政方面的研究<sup>②</sup>。“经济学会”源自《奥国经济学会的币制调查》,该文主要传递了币制改良研究论说、纸币与金币的兑换和流通、纸币对经济、贸易等方面影响的信息<sup>③</sup>。由此可见,文例“理财学会”和“经济学会”是以依据近代学术分科,即以“财政”“经济”为两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团队,这种团队是现代相关学会的早期形式。此时的“学会”一词已经不再是前述古代、近代层面的“学会”意义,而是已经开始迈向了现代“学术团队”的意义。

## (二) 汉外词典中“学会”译词的创制与发展

近代是汉外译词创制的重要时期。汉外词典是反映、传播译词的重要工具,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因为传教的需要曾筹划编纂汉外词典,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即是一本音韵工具书。但是,耶稣会士仅仅留下了几部手稿,他们计划的汉外词典终于没能正式刊行。”<sup>④</sup>18世纪初,由于清王朝的严厉禁教锁国,导致西学的传播断绝了百余年。直到19世纪新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才开创了汉外词典编撰出版的先河。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各种汉外双语词典大量出版,蔚为壮观”。除传教士外,中国人自己也为汉外词典的编撰做出了努力。如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在1868年得以刊行,接着在1875年和1887年刊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接着,莫若濂的《达辞》(1898)、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商务书馆的《英华新字典》(1913)等等亦相继问世。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典型汉外词典,追寻“学会”英语译词的创制、发展情况。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将1815年至1919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汉外字典收集,并制作了《英华字典资料库》<sup>⑤</sup>。笔者先调查了该数据库中的“学会”译词情况。据调查结果可知,“学会”的英语译词最早出现在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该辞典中共出现了“academy”“faculty”

“school”和“school-board”四个对译词。接着,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的“institute”也出现了与“学会”的对译。很明显,“学会”也只是以上译词的义项之一。在该数据库中反查上述单词,发现“academy”“school”在马礼逊的《英华辞典》(1822)中就已出现。但是,在颜氏辞典面世前,这些英语词的释义都与“学堂、学校”相关。直到1908年2月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的出现,“academy”才有了“学会”义项。“institute”一词首次出现在麦都思的《英华字典》(1847-48)中,表示“定规、箴规、书院”之意。直到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913)的出现,“institute”才有了“学会”义项。在近代词典中占重要地位的赫美玲《官话》中虽然收录了“academy”“institute”词条,但都没有“学会”的义项。除本数据库外,笔者就以上出现的译词继续查阅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其他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汉外词典。但遗憾的是,以上词典中的这些词都没有与“学会”对译。进入20世纪后,相关对译才陆续出现。如《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3)、《综合英汉大辞典》(1928)、《英汉对照百科名汇》(1931)等辞典中均出现了英汉对译的情况。但是,“学会”的英语对译主要体现在“academy”一词上,且“academy”和“学会”的对译一直沿用至今。

## 二 日语中的“学会”研究

### (一) 日语中“学会”成词与词义发展

《日本国语大辞典》(以下简称《日国》)和《大汉和词典》(以下简称“大汉和”)是列举古日语书证的重要辞书,两者均收录了“学会”。但是,《大汉和》中只是指出了作为动词形式的“学会”意义及作为名词时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且没有列举任何佐证例文。

#### 1. 古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根据《日国》的记载,日语中的“学会”一词最早出现在1826年的《奥地志略》<sup>⑥</sup>中,即“1645年(正保2年),学师歇鲁刺密纳建立的学会作为国王的究理学会”,其中“学会”被释义为“学术研究”

①分别来自《时务报》1897年5月21日和1898年闰3月21日的内容。强学报·时务报编辑部:《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森下澄男:《専修学校の“理财科講義”および“専修学校理财学会”について》,《専修商学論集》1977年第23期。

③《奥国经济学会ノ幣制調査》,《国家学会雑誌》1897第120期。

④沈国威:《近代英華英辞典解題》,関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版,第2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另注。)

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资料库》,最终确认日期:2018-02-01。

⑥《奥地志略》是青地林宗(1775-1833)的译书。青地氏兼通汉学和兰学,1822年受幕府招聘,担任天文台译员。

机构”,后面还标注了音译词“アカデミー”<sup>①</sup>。《輿地志略》是当时的译员青地林宗将荷兰人赫伦姆斯(Erunst willem Gramerus)的《Algemeen geographie of beschrijving des geheelen aardys》(《一般地理学》1769年刊行)翻译而成<sup>②</sup>。“学会”一词出现在该书“谏厄利亚”(英格兰,译自拉丁语)的“学馆”部分。该文例中的“学会”虽然被《日国》释义为非常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和“アカデミー”对应起来,但从青地林宗翻译的“学馆”部分内容来看,此时的“学会”主要还是一种学习场所。因而与现代的“学术研究机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除此之外,该书还介绍了该“学会”的模式、规模等,如“上师一名、副师二十名、学曹百七十名”。从其模式、规模来看,英格兰当年的“学会”亦是讲学教育机构,这与中国古代的学会形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该“学会”明确规定,“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学师合作,精研理学,将新成果著书公布。它是欧洲的名誉学会……”<sup>③</sup>。此时的“学会”除了古代层面的意义外,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包含了“学会”的近代意义。不管怎样,《輿地志略》中有关“学会”的介绍,对日本近代学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2. 近代文献中“学会”用例及语义特征

日语中的“学会”除了上述意义外,在近代文献中还出现了另外两层含义,即“互相学习的组织——研修会”<sup>④</sup>和“为促进学者研究,加强学者联络的专门研究团体”。“学会”的“研修会”释义最初出现在森有礼的《日本教育策》(1874-75)中,即“本国教师自发结成学会,以广教师见闻”。而学者间的专门研究团体,即“学术团体”已经是现代“学会”的释义。根据《日国》的记载,这种释义的“学会”例证最早出自森鸥外的《日本医学论》(1889)中,即“日本医学会的会员刚开始并没

有德国学会会员那种资格”。但是,正如佐藤亨所指出的那样:“要说《日本国语大辞典》是一本现代水准最高的辞典,也毫不夸张。然而,如果说辞典是‘词鉴’的话,那么词语的出处便变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也是辞典的生命所在。”<sup>⑤</sup>佐藤氏本人在他自己所著的《近代语的成立》中亦为《日国》某些词条的书证进行了一定的修补。笔者所调查的“学术团体”这一现代意义“学会”的最早例证也存在同样的不足。如《改订增补明治事物起原》中收录的现代意义之“学会”就比《日国》中的例证提早了十余年,即“石川千代松氏指出,‘学会始于明治11年(1878)的生物学会’”<sup>⑥</sup>。

## (二) 日外词典中“学会”译词的创制与发展

在近代日本,同样完成了“学会”英语译词的创制。但是,在讨论日语的英语译词时,兰和字典是不容忽视的存在。1740年,在德川幕府将军的命令下,日本本草学家、医生野吕元丈和儒学家青木昆阳开始学习荷兰语。他们试图通过荷兰的书籍了解世界大势,吸收西方的新知识。野吕根据兰书撰述的《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1741)、《阿兰陀本草和解》(1741-1750)和青木撰述的《和兰文字略考》(1746前后),开启了日本兰学之滥觞。但日本第一部真正的荷兰书翻译著作是1774年的《解体新书》,这在日本学术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sup>⑦</sup>。随着兰学的勃兴,兰和词典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于是,兰和词典的编撰提上了日程。大概玄泽门下的稻村三伯等人于1796年完成了日本最初的兰和词典——《波留麻和解》的编撰。《波留麻和吕》中收录了“academie”,释义为“学校”。之后,又有了《译键》(1810)的刊行,其中的词条和释义均和《波留麻和吕》一致。但是,稍后面世的《道布法尔马》(1816)中却无相关记载。时隔四十余年后的《和

①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日本国語大辞典》,小学館2003年版,第780页。(后文出自该辞典的引文,不再另注。)

②斎藤毅:《明治のことば一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講談社1978年版,第192页。

③国書刊行会:《文明源流叢書(第1卷)》,泰山社1940年版,第380页。该书《輿地志略》内容中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原文如下:“学館 甘答貌律入亚、屋吉斯福尔度的两大学校の外、國中彼此に学館許多あり、龍動に聖宝球殿の学館、物斯兒の学館の如し、千六百四十五年、正保二年、学師歇魯刺密納の建る学会は国王の究理学会とし、上師一員、副師二十員、学曹百七十員を定め、他諸邦の学師と相結で、互に通じ理学を研精し、新たに發揮する所は書に著し、天下に公にす、実に欧羅巴中名誉の学会とす…”。文中的“学馆”“学会”“学校”“学师”“上师”“副师”“学曹”“理学”等词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从青地林宗自身所具有的汉学素养亦可推测,文中的“学会”一词是青地氏借自古汉语中的“学会”。

④这种“研修会、学习会”的形式在现代中日两国亦大量存在,但鲜以“学会”冠名,本文暂不将其列为具体考察对象。

⑤佐藤亨:《近代語の成立》,桜楓社1992年版,第298页。

⑥石井研堂:《改訂増補明治事物起原》,春陽堂1944版,第461页。

⑦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不再另注。)

兰字汇》(1858)中收录的是“academic”,释义为“大学校”。

1808年的Phaeton号事件<sup>①</sup>后,局势发生变化。幕府命令荷兰语通词<sup>②</sup>学习英语,编撰英和辞典。日本第一部英和辞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1814)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完成了。该词典中收录了“academy”一词,释义为“学校”,且有旁注假名“がくもんじょ”,即“学问所”。日本正式刊行的第一本英和辞书——《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中“academy”的词义则收录了“学校、大学校、马术练习场”。《和英语林集成》(1867)将其释义为“学堂”。除了“马术练习场”义项外,之后的和英词典沿用了以上的其他释义。到了《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其释义开始细分为“中学校,专门学校”。之后的辞典中又逐渐增加了“学士会”“学术研究会”等意义。虽然“academy”的词义不断得到充实与细化,但直到1894年《英和新辞林》的出现,才有了“学会”的对应义项。该辞典中的“institute”“school”也首次和“学会”对译。继《英和新辞林》后的诸如《英和字典》(1897)、《新英和词典》(1901)、《新译英和辞典》(1902)等等均出现了“学会”对应的英语译词。但是,经笔者考察,以上译词中的“academy”与“学会”的对译最为稳定、持续。

### 三 近代中日“学会”词义的发展轨迹及交流

报刊是近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词汇交流的重要途径。近代中日都创办的大量报刊,使各方信息有效地做到了互通有无。笔者拟通过对近代中日典型报刊中的“学会”一词进行考察,探讨中日“学会”近、现代意义的发展轨迹及交流情况。

#### (一)近代中国报刊中“学会”词义的发展轨迹

如前所述,中国进入近代后,“学会”意义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形势下,通过近代中国转型之中的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与支持,逐渐转为近代意义的“学会”。《申报》(1872年4月30日~1949年5月27日)原名《申江新报》,历时77年,它见证、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各类研究的重要参考史料。《申报》中的“学会”包括哪些含义,现代意义的“学会”在何时、什么情况下出现等问题,笔者试通过对《申报》数据库中“新闻库”的典型例文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后进行把握<sup>③</sup>。

例(1):时事报云……十九日有斯文学会、地学协会诸士,延请公使并高岛军少将、仁礼海军少将等,在靖国神社内设宴款待。(1882年11月11日)

例(2):是以仿泰西学会之法,设会于上海。拟择西法之有益于华人者,或自著新书,或转译新说。(1895年4月1日)

例(3):此外更有明证,则一〇〇一年之万国物理学会是也。此会订定以CGS为万国通行之制,此制即法国之尺制也。(1908年7月16日)

例(4):十一日伦敦电云:英国藩部大臣克吕伯爵已派著名格物家二十一人,由克洛末贵族领袖组织昆虫学会,研究斐洲热带昆虫传布于人畜植物之病理。(1909年8月28日)

例(1)“斯文学会”中的“学会”是《申报》中最早出现的“学会”词例。“斯文”指孔孟之学。1880年2月26日刊登在《朝野新闻》中的《斯文学会开设告文》中指出:“受古代中国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的影响,日本文物具备,风俗醇厚,国号初始……大正维新之后,世风骤变。人人竞学欧美之学,户户争诵英法之书,以争相向文明之域迈进。而汉学者不达时务,妄自尊大……青衿子弟,渐失存养,奔竞成风。礼仪、廉耻之学遭贬,实践、经国之文遭弃……今创设斯文学会,以集思广益,振兴斯文,匡济时弊。……”<sup>④</sup>接着,在《附告》明确规定了有关会期(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数次)、学习内容及其目的(专修汉学,兼修欧美之学。教育子弟,培养英才,增进资力)、会员制度(缴纳会费)及其他事项(会刊刊行,会费收支办法等)。另根据《斯文学会规定》来看,该学会大事分为学校、演讲和著撰三大部分,即学校授课,定期讲演,编撰会员诗文,刊载于《斯文一斑》。同时,将学会的讲演笔

①1808年8月15日英国军舰Phaeton号闯入长崎港事件。

②江户幕府时期官方翻译人员。

③以下例文来自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申报》数据库,最终确认日期:2018-02-01。

④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学問と知識人》,岩波書店1996版,第193-194页。(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另注。)

记、文集、学会报告书、杂记等刊登在《斯文学会杂志》上<sup>①</sup>。从以上告文、附告及规定来看,斯文学会已经与古代的“学会”的形式、内容等均有所区别,本文暂将其归为近代学会组织形式,该处的“学会”则为近代意义。

例(2)中“学会”处于清末西学初渐,学会新兴时期。此时中国的学会或为开明官绅的组合,或为政治活动机关,或为趋时标榜为目的。但因“科学基础薄弱,加之几千年来的血缘与地缘观念根深蒂固,民族危难又迫在眉睫,在此种文化背景与时代氛围下兴起的学会,其血缘性与地缘性一时难以完全消泯”。由此可以推测,例(2)中“学会”是讲求近代各类知识以拓智识、图富强为目标的组织。由于清末“近代中国学科门类处于刚刚引入过程中,学术分科尚未定型,从事专门学科研究之学者较少,客观上不具备成立专门学会之条件。故当时有影响之学会均为综合性学会”<sup>②</sup>。这种学会组织有别于传统的“学会”,是近

代中国发展的产物,因而“学会”一词归属于近代意义。

例(3)“万国物理学会”和例(4)“昆虫学会”是依据近代物理学、昆虫学两门学科设立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对其领域进行具体的研究与探讨。这种组织的研究已具前述“学术团体”的特点。与现代“学会”含义比较而言,由于时代发展环境的限制,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学会属性,可归于现代学会的早期阶段。其中“学会”意义已经迈进了现代词义。

通过对《申报》“学会”调查后发现,古代意义的“学会”已经鲜见。近代意义的“学会”在19世纪末逐渐显现,进入20世纪后发展迅速。之后,虽然间断性地出现了小高峰,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以近代学科研究为目的组建的研究团体是现代各类学术团体的前身,这种现代意义的“学会”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虽然发展缓慢,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进入20年代后发展迅速(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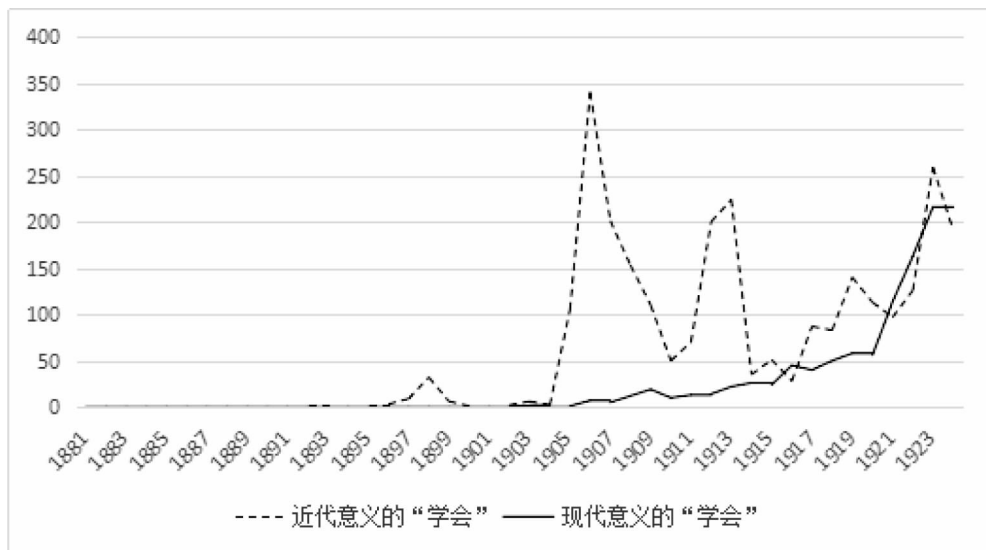


图1 《申报》(新闻库)中“学会”意义及发展趋势

## (二) 近代日本报刊中“学会”词义的发展轨迹

如前所述,日本首例“学会”一词的出现比中国晚了近五百年。但是,当时日本“学会”的释义已经不局限于古代意义层面。明治初期创刊的《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至今已有百余年

的历史。它和《申报》的创刊时间相近,是研究近代日本的重要资源。该报刊中“学会”意义是否也较汉语中的“学会”意义更先发展一步呢?笔者以该报刊数据库中的“新闻库”为中心进行了调查<sup>③</sup>。

例(5): 斯文学会の分局を当地本

①陈璋芬:《斯文学会的形成と展開——明治期の漢学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哲学論集》1995年第21期。

②左玉河:《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③以下例文来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研制的《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最终确认日期:2018-02-01。

町四町目書籍会社内に置き…(1880年5月19日)

例(6):日本地震学会は昨年来内外有名の学士数十名が協同して、地震に関する…豫防法をも発見せんとの目的にて時々集会する者なる。(1881年11月29日)

例(7):東京気象学会幹事鈴木重行…は、今度各地同測量所の位置実測のため、発京せらたりと。(1882年11月21日)

例(8):今度新聞條例を改正せられしにつき、東京府下にて新聞條例附則に従ひ、…数理舎談、東京教育学会雜誌…の二十六種なりといふ。(1883年5月24日)

《朝日新闻》中“学会”一词的首个例证出现在它创立的第二年。例文共2处,且均为近代的“斯文学会”。“斯文学会”的相关情况如前所述。后来,该报刊中陆续出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近代学会,但数量明显少于《申报》。从1881年起,该报刊中相继出现了诸如“日本地震学会”“东京气象学会”和“东京教育学会”等专门研究“地震、气象、教育”等领域的团体。它们是近代出现的现代相关学会的早期形式。这种具有现代属性的学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涉及面不断扩充。尤其是与自然、生物、经济、医疗等近代学科体系相关的学会不断涌现,其分科也不断细化。如图2所示,《朝日新闻》新闻库中近代意义的“学会”在1889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1896年是学会的近、现代意义“学会”使用频率发生逆转的重要时期,之后则一直保持这种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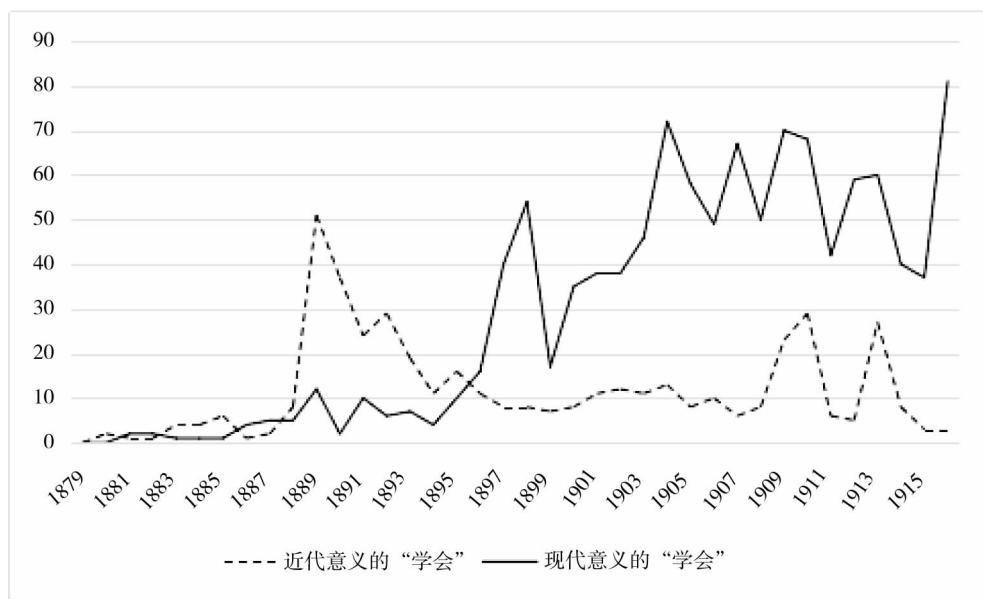


图2 《朝日新闻》(新闻库)中“学会”意义及发展趋势

### (三) 近代中日“学会”的接触与交流

从对《申报》的调查来看,该报刊中现代意义的“学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该词义的显现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进入20年代后,现代意义的学会上升频率明显。笔者以为,这与当时中国缺乏成立专门学会的条件以及“民国初年,由于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系统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回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建立”等有重要关联。二是该报刊中现代意义的“学会”一词的用例大都与在欧美诸国成立的相关学会有关。这应该与

近代学科最初源自西方因而对此关注较多等有一定关联。

如前所述,日本《朝日新闻》中以近代学科为基础的早期现代意义的“学会”自1881年出现后,就一直曲折上升,并在19世纪末完成了近、现代意义“学会”使用频率的大逆转。自此,现代意义之“学会”的使用频率一直位居近代意义之“学会”之上。这与日本对西学的关注与发展有重大关联。日本幕府末期就开始关注西学。明治初期就积极导入近代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工部大学、东京大学等的创设,进一步积极推动了近代学



科的发展和近代学术的研究。同时,学者根据近代学术分科原则,相继成立了各种专业性、学术性的学会。如19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成立了诸如东京生物学会、东京教育学会、日本地震学会、大日本气象学会、东京人类学会、日本电气学会等分科明确的学会组织。

虽然以上两大报刊中现代意义的“学会”显现了它们的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但直到20世纪初都看不出两大报刊中现代意义之“学会”的交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日本是中国极为关注的国家,媒体信息作为重要渠道,备受关注。如前所述,日本的《朝日新闻》中1881年开始就出现了诸多现代意义的以“学会”冠名的团体。日本的《太阳》杂志上也于1901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以学术分科为基础的学术团体。另外,如前文所述,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时务报》中也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学会”。为救国图存的《时务报》等试图利用日本的信息推动中国的改革,它在“报道内容上独立于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其读者层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官吏、士子、乡绅’等被称为统治阶级,或候补统治阶层的人”;“创刊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风靡全国,发行量突破了一万部,被赞为‘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如前文所列举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的“学会”例文经考证后发现,也确实都是来自自由日本人古城贞吉负责翻译的《东文报译》栏目。同时,被康有为称为“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被梁启超赞誉为戊戌时期日报中的“巨擘”<sup>①</sup>,以及是“国闻报发行量的三倍,仅次于《时务报》而居全国维新报刊中的第二位”<sup>②</sup>的、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报》中,亦有诸如“日本报云,俄国前开设万国地质学会,广招万国之博士、名儒,以讲究分别地质美恶学问”<sup>③</sup>等内容。从其来源来看,《湘报》中的这条信息是通过转引自《汉报》,而汉报又引自《日本报》的方式获得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日本出现的“学会”之“学术团体”意义已经在中日报刊媒体中频繁出现或被转载。通过这些媒体的传播,近

代知识分子对这种“学会”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了解。因而,可以推测这些也对《申报》中“学术团体”意义的“学会”一词的翻译产生了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另外,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也有可能起着间接的桥梁作用。“20世纪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以商务印书馆系统的最为注目。其中有受19世纪罗存德《英华字典》影响的,也有新编辑的。前者可以举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1),而后者则以当时堪称同类辞书中规模最大(3000余页,12万词)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为代表,两者都是在编辑和增补过程中加入了来自日本的新名词。”<sup>④</sup>而该词典的《例言》中也指出:“是编采用诸书。暨所参考,不下数十百种。有为中国教育会本者,有为江南制造局者,有为严氏所著本者,有为英和字典本者。”<sup>⑤</sup>对于颜氏参考了哪些英和辞典,已有学者对此做了具体研究,指出至少《新译英和辞典》(1902)可以算作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sup>⑥</sup>。加之从卜舛济为其作的序言也指出该词典新增了许多术语。“学会”作为当时欧美和日本使用广泛的术语,被曾有留美经历的颜氏注意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在1908年2月就已经刊行,所以在当时具有如此影响的颜氏辞典成为译者的参考也是很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时日本新闻媒体的广泛影响还是日语词典中对译词的影响,我们都可以看出,“学会”的“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是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日本传播至中国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和对近代学科的认识与重视不够等原因,导致由中国人自己创设的“学术团体”性质的学会组织鲜有,从而致使这层意义的“学会”一词亦没能在汉语中得到及时、有效的发展、普及。但是,随着民国时期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的相继归来,中国从事专门学科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各种以近代学科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亦相继成立。因而,“学

①方汉奇:《中国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8页。

②冯迈:《〈湘报〉——戊戌维新运动中一张激进的报纸》,载《新闻学论集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③《湘报》报馆编:《湘报(上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1页。

④陈力卫:《19世纪至20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载《翻译史研究第二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⑤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例言iv。

⑥此处参考了陈力卫教授于2017年1月21日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例会”中所做的演讲报告——《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がどのような英語辞書を参考したのか》。



会”一词在汉语中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始了良好的持续性的发展。

### 结语

一个词的产生根源于一一定的社会文化,词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一定社会文化需求的结果<sup>①</sup>。

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古汉语中的“学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因而汉语的“学会”一词早于日语产生也并非偶然。词义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人的认识发生变化,词义也发生相应的变化。”<sup>②</sup>汉语的“学会”在进入近代后,为适应社会发展,词义由古代的“问学聚会,讲求经史、伦理等方面知识”的意义发展到近代“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讲求包含近代知识的综合性知识”的意义和20世纪初的“社团形式的研修、学习会”。而日本首例“学会”则兼含了“古、近”两层意义。但是,正如马西尼所说:“在19世纪面对西方的威胁,日本比中国更为成功。日本已经将西方文化和技术中的各个方面吸收了过来,并且融合在自

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计划中。”<sup>③</sup>中国近代学科的导入及学术体制的建构、学术团体的创建等方面晚于日本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在“学会”的英语译词创制方面,日本于19世纪末得以完成,中国学者在参考英和辞典之时将对译引入到了英华词典。“以现有词汇表示外来概念是词汇义项增加的方法之一”<sup>④</sup>。“学会”这个中国古典词在日本被赋予新的词义后,于19世纪末重返中国,属于典型的“中日互动词”<sup>⑤</sup>。但是,中国现代学科体制创建的基本完成关键在1912年到1930年之间。创建主体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在“五四”期间回国的留学生<sup>⑥</sup>。这些留学生大都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所受过近代学科的专业训练,他们的归国对近代中国现代学科及专业性学会的创建与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学术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学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学术团体”之现代意义的“学会”一词也得到了飞跃性发展,并最终在汉语中扎根,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 On Semantic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 *Xuehui*

ZHU T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numerous terms to express modern Western concepts and objects have been created; the birth of technical vocabula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at period. Through consulting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ie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ies, as well as databases of periodica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tymology and meanings of the word *Xuehui*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sults show that *Xuehui* was first created in Chinese, whereas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iji period; moreover, its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Japanese was accomplished in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meaning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spread from Japan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9<sup>th</sup> century. Starting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rofessional societies, the word *Xuehui* with the modern meaning has made great strides and event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xuehui*; homograph; semantic evolution; word translation; lexical exchanges

(责任校对 李康澄,游星雅)

①吴福祥:《浅谈语义演变的规律》,《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5页。

③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④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改訂新版)》,笠間書院2017年版,第172页。

⑤此处沿用了沈国威教授的分类法。

⑥周棉,赵惠霞:《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